

——又是個麻煩的任務。

毫不意外地，接到任務的瞬間青年心中冒出這類的感想。

「而且竟然還是只能晚上進行…」儘管對湯石旬來說不是很樂意的，因為是任務需求還是不得不接受，但他心裡還是比較喜歡這個時間待在家裡，而且另外在他房間的桌上還有一份同等麻煩的程式報告等著完成，多少也增加了點煩躁感。

他一邊在竹林內走著，一邊觀察著週遭，四周幾乎被茂密的竹林所遮蔽，連頭頂的天空都快看不見，唯一的道路則僅能依著那從葉間縫隙中落下霧濛濛的光點作為光源。

夜晚的綠竹林立錯落，陰涼的晚風輕巧地穿過了枝葉節梢，劍葉相互摩擦產生聲響，巨大的「唰唰——」聲更顯得此刻的靜謐，高大的節身輕輕搖曳著，在道路前方投下了飄忽不定的黑影，如同鏡中花、水中月一般，看似存在，實則虛無，可在不經意之間讓人迷失在這錯綜複雜的林地間。

——要是一個不小心，或許就會被四面八方而來的黑影吞噬掉吧？

所幸在這寂靜當中，他並不孤單，犬妖式神在前方不過十步的距離，那一身猶如皎潔玉盤般的毛髮，完全不受影響地在巨大黑影間穿梭，熠熠生輝。

有青葉在身旁，加上倚靠著巨犬本身的靈敏嗅覺，青年並不擔心找尋不到目標，只不過令他稍嫌煩惱的是這次的委託要取來的東西：蛇形玉戒，照字面上理解應該就是一枚玉做的戒指，其型態還是蛇體的形狀，要說有什麼特殊細節的話，似乎也沒有。

——反正看到應該就會知道了吧？

青年馬上就做出了這個結論，他一向不喜歡把思考的時間和精力在毫無意義的問題上。

這時，在前方的巨犬朝他吠了聲後突然向前方奔去，旬見狀立馬跟上去。

在奔跑的過程，眼前的竹林看起來就像是往兩旁擴散開來似的，不斷地向外延伸，而前方的黑影像是沒有盡頭的黑洞，很難想像在那之後還有什麼東西，他現在也只看到青葉渾身雪白的獸毛一直朝著那個方向跑去，青年也只能趕緊跟上，不知是不是在這片茂密的竹林容易混亂了對時間的感覺，他只覺得似乎跑了很久。

這下，旬有點不耐了，增快自己奔跑的速度，但不管他與式神如何的狂奔，前方的黑影卻還是離他們有點距離，怎麼樣都無法到達。

「青葉，停一下！」這時青年已經有些氣喘吁吁了，即便是常跟著兩個哥哥一起鬥牛打球的體力，跑了這麼長的距離也開始出現點疲態了，於是他心想不對勁，打算先停下腳步。

——怪了，這竹林也沒多大，怎麼可能都到不了東邊？

青葉的嗅覺應該不可能有問題才對，這點他非常清楚的，可以肯定這個方位絕對沒錯。

他又重新整頓了思緒，然後繼續往前，但這次的情況一樣，盡頭的那端依然遙遠。

這樣近乎不透光的地方，絕對不可能有什麼海市蜃樓的現象，若是用一般的物理現象推斷，只能想像這裡的磁場與一般的地區強度不同，但是有可能會連人的感覺認知都可以影響嗎？

——除非是...被什麼東西給阻擋了。

「結界...之類的吧？」如此推測著，於是湯石旬深呼吸了口氣，生長密集的竹林讓這地方的空氣在夜晚變得相當稀薄，要是在這裡迷路可就麻煩了。他趕緊調整氣息，讓空氣得以進入肺部循環，接著他低下頭凝神專注，開始低聲唸著式神的約定咒語。

...應汝之契，速顯真靈，斬斷前方之阻礙，急急如律令！

語畢，從青年的右手邊原本是漆黑一片的竹林，突然有一名蓄著長馬尾、身穿華麗和裝的美麗女性出現在一旁，從半空中緩緩地落下，羽睫輕扇，雙眼緋紅。

「哼，將吾召喚前來所為何事？」女性式神側睨了青年的臉，語氣高傲。

「明知故問。」青年回道，「我需要用到妳的力量，夜須。」

「哦？」名為夜須的式神聞言嗤笑了下，「吾以為特地前來，是要欣賞汝困擾的神情呀，吾主。」

「少說廢話了...」雖然早已習慣了對方的說話調調，但還是有些不耐煩，特別是他不希望在這裡多作停留的時候，「用妳的刀把前方的黑影劈開。」

夜須彎起了嘴角，她看出了青年此刻相當焦躁，視線刻意在他臉上多停留了會兒，才踩著沒有聲響的步伐走向前方，從振袖底下伸出綁著手甲的右手，將懷中的長刀出鞘，對準了前方的黑影劈砍而下。

她是由古刀紅纓幻化而成的妖物，其可說是刀本身，有著劈斬任何事物的力量。

『唰——』的一聲，刀刃強烈的鋒芒在黑暗中劃出了一道光軌，接著便聽到像是什麼東西破開崩解的聲音。

「呵，真是無謂。」女子不等主人的指示，逕自往黑影的裂縫走了進去。

——還是一樣我行我素...。

雖說是簽訂契約的式神，但他始終沒有辦法應付對方，更別說是要她聽命行事了。

湯石旬嘆了口氣，便攜同白色犬妖跟在夜須的後頭穿越裂縫。當他從那裂縫探出頭到另一邊時，發現竟然這裡有一處，不知已經許久未有人踏及此的廣大墓地。

「這裡是…」旬踏上了建滿墓碑的土地上，然而才一靠近墓地的範圍，他便突然一陣暈眩，耳邊又充滿了低語的聲音。

——又來...了嗎？

無怪乎他覺得不適，看到這裡的“住民”相當多，雜音自然也多了，只是這次不只是暈眩，還有其他更讓他覺得不舒服的地方，不知道該說是氣息還是靈力，有某種歪斜的感覺令他非常反胃。

「這種程度的妖力就抵擋不住了，看樣子汝的修行還不夠呢。」夜須手持刀刃背對著青年站著，發現他開始出現不適的現象，便轉過頭來笑了笑。

「少囉唆。」他趕緊重新站起身來，嘗試和緩自己的不舒服。

過了幾秒後湯石旬再次觀察了週遭的情況，的確看上去都是墓碑，根本就不像是會有戒指之類的東西會藏在這裡，那隻蛇妖說的東西真的會在這裡嗎？感覺聽上去似乎很不可信。

——難不成，是要盜墓之類的。

旬的心裡默默開出了這個推測。要是真的，這種違背天理又違背良心的事情，他可是做不來啊？

這時候，一旁的青葉突然吠了聲，接著壓低身姿發出警示的吼聲。

「汝還在發楞不成？」女性式神立於前方，斜睨了青年一眼，然後又轉頭望向前方的墓地，「...要來了。」她低聲說著，眼神多了幾分專注。

湯石旬隨著夜須的視線望向前方，發現有幾處墓碑附近都開始出現了騷動，靈氣的遍布開始呈現了不穩定的現象，「那是...？」他凝神細看，從黑暗之中似乎有東西出現，先是看見了一雙雙腐爛的、看起來像是手的東西從墓碑後頭出現，接著便看見了已經面目全非的頭顱從其後探出。

這讓他想到了一般的恐怖片裡面，會出現的從墓地裡破土而出的殭屍。

「呵，這難道是助興？」夜須的表情此刻可說是相當的興奮，舉起了手中的刀刃，等到敵人漸漸靠近，便一個箭步上前劈砍過去。

「等一下，夜須！」就在青年想要阻止式神單獨行動之時，有一只殭屍從旁襲擊過來，「...嘖！」他馬上回過神來，表情不耐煩地將手中的符咒丟了出去。

符咒的攻擊立刻打在屍鬼的身上，造成牠早已乾枯的身軀因此出現崩落，甚至還掉了幾塊腐肉地上，但他還是沒有停下動作，伸手想要抓住青年。這時候，青葉從一旁撲了過來，將襲擊主人的屍鬼用力撞倒在地，敵人因此而皮開肉綻，散發出腐臭的惡氣。

緊接著又有幾具殭屍，或者是皮肉早已被土地吸收殆盡僅剩下白骨的遺骸，也朝著陰陽師和式神的方向爭相撲了過來，他趕緊操念著召喚水氣的咒語攻擊那幾具會動的屍骸，只不過就算如此，長久吸收了地氣的屍鬼們，似乎並不懼怕水的力量，反倒是受到攻擊還是正常行動著。

「可惡——！」土掩水這個道理，旬並非不懂，只是現下他能採取的方式實在不多，看來真應了夜須所說自己的修行還不足夠吧？要是能夠像之前的那名男子一樣，可以做到熟悉陰陽五道並善加利用，他肯定不似現在一樣苦戰。

但不管怎麼說，多想這種事還是無益的，還是得趕快思考有沒有其他的解決辦法，於是他提起了腳步，朝著夜須的方向跑了過去。

「嗯？」看樣子是發現了青年的行動，於是女子自動與他背靠著背分別面向四方而來的敵人，「怎麼，束手無策了？」

「...現在才要想。」旬說著。

可惡，還是沒辦法阻止那些聲音.....

暈眩的感覺仍舊存在著，他可以清楚聽到從那些殭屍的身上，發出了些雜音，如同以往他聽到的怨靈所發出的嘶吼聲、哀鳴聲，充滿對人世間的留戀，不只是如此，從牠們的背後還聽到某種聲音...

——嗯？

他一面忍著暈眩，一面念誦護神咒強迫自己保持意識，而就在他視線飄向某處時，注意到了其中一隻屍鬼的手指上好像有東西。

「那是...」旬定睛一看，發現那東西的光澤有點特殊，且形狀看來就是個纏繞在手指上的小蛇。

——難道那就是這次要找的東西？

看來不需要耗費精力去找了，這件事讓青年稍稍開心了點。

「退下吧，汝只需在後頭看著即可。」說完後，女性式神握緊刀刃，便要作勢衝出去砍殺敵人。

這時旬突然抓住了夜須的手臂，「我剛說了，等一下吧？」

「哼，汝的攻擊沒有效用，還要做什麼？」她見青年緊抓著自己的手臂，被限制了行動稍嫌不悅。

「這次的目的只是為了拿取戒指。」他用眼神示意夜須注意那其中一只戴著玉戒指的屍鬼，「不要作多餘的事情。」

「呵，就算如此，汝決定怎麼做？」對方只是輕笑，卻沒有打算收回手勢，「不主動採取攻勢，就僅是嘴上功夫。」

「我知道，所以才需要妳的掩護。」

「哦？」

就在他們還在對話的當中，那些原本被式神攻擊，肉體骨骸近乎七零八落的殭屍們早已緩緩地朝他們過來，將一名陰陽師及兩名式神團團包圍住。

「既然如此...」紫藍色長髮的女性像是毫不在意週遭的狀況，：「那就小心別失敗了？」

「知道了。」雖然身為主人反被叮嚀，莫名感覺有些差，但仍然回應著對方。

接著，夜須在刺握緊手中的刀，刀刃在空中與空氣摩擦發出長嘯，女子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衝到前方，揮舞著手中的長刀，暗紅色的振袖如同在暗夜中的一朵花綻放，刀身伴隨著強大的刀勁，將眼前的敵人半數擊倒在地。

——就趁現在！

湯石旬握著手中的符紙，朝著夜須斬開的突破口上衝過去，馬上就從一群殭屍後頭發現了其中一隻戴著戒指的，那頭屍鬼向旬嘶吼著想要抓過來。

北方壬癸、水氣化劍、百戾消除、邪魔消除、急急如律令。

青年手中的符紙立刻化成水氣形成的刃，射向撲過來的殭屍，水刃立刻將對方的手臂和指節切開，蛇形玉戒便從斷裂的手指間落下，他趕緊接起。正當他撈起戒指的那一霎那，沒想到屍鬼卻用另一只手想趁機抓住旬的脖子，青年閃躲不及，就被敵人牢牢地緊抓著。

「唔咕！」一瞬間的窒息感，讓青年有些脫力，雖然掙扎著，但妖怪的力氣要比常人來得大多了。

『還來...還來...』

這時他又聽到了，這是更清楚。

除了那些徘徊在人世間遲遲不離去的聲音以外，有著更惡意、更邪惡的。

『殺了...殺了...』

就在這時，青葉感應到了主人的危險，趕緊撲了過來，將那名屍鬼擊倒在地，青年才因此脫離了窒息的危險。

「咳咳、是、惡靈嗎...？」這似乎與他上次與鳴無早見一同處理的回歸人偶的情形非常相似，難道也是像那個時候有不潔的力量附在這些活死人上頭？

——快點回想！

——那時候不是練習了很多次！

他逼迫自己回想小時候，曾經學過的咒文。

在又有更多的敵人攻擊過來以前，旬馬上站起身，然後趕緊對著那頭被惡靈附身的屍鬼唸咒：「噯啊薩拉哈、索哈、吽彌尼——」雖然他可以感覺到此時身邊圍繞著不淨之氣，但此刻也只能將咒文唸完，耳邊傳來了刀刃的揮砍聲及巨犬的嘶吼，知道兩名式神正替他驅除障礙。

「——多哈雅瓦達、娑羅娑羅、菩提娑羅！」

語畢，旬立即丟出了符紙，對準屍鬼的眉心，這時候他便感覺到耳邊傳來刺耳的尖叫声，隨即看到殭屍們如同風化的泥偶般化作塵土消散於空氣中。

看來總算是解決了。

「哼，解決了吶，吾主？」夜須往無人之處揮動長刀，將刀刃上附著的污物揮掉，然後緩緩收於鞘中，「花了不少時間呢。」

旬只是拍了拍身上，提起外套的袖子想要將汗水擦掉，接著便看見他皺了眉頭。

——看來，得先回公會處理一下。

——就這樣回去，媽和姊肯定會受不了。

衣服上都是令人無法忍受的腐爛氣味，要是這樣回家的話，他敢保證會有一段時間必須得聽家裡最囉嗦的兩人嘮叨的。